

湘西州种茶面积居全省第一，茶产业年综合产值达88.56亿元。但存在茶叶品种单一、劳动效率低下、组织化程度不高、龙头企业少、品宣力度不够等不足——

湘西茶叶，如何从“绿叶”变“金叶”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李寒露

仲秋时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座座茶山，满眼青绿。

湘西州种茶面积91万亩，居全省第一。茶产业年综合产值达88.56亿元，60万湘西儿女靠茶吃饭，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022年，湘西茶叶总产量达1.59万吨。这一片片致富的“绿叶”虽香气四溢，但也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绿叶”变“金叶”，路怎样走下去？

茶源 远古茶乡，可溯先秦

湘西地处武陵山脉腹地，重峦叠嶂，溪瀑纵横，是我国茶文化最早形成的产区之一。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音乐和歌舞关联的茶山无射山，作为我国茶文化艺术表演的源头，便在沅陵、古丈、泸溪三县交界的青山间。

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秦时期，地处武陵山区的巴蜀一带“园有芳蕝，香茗。”“园”既人工开垦的茶园，香茗即嫩芽烘焙之茶，可见当时已人工栽培茶叶。

1984年，古丈河西镇白鹤湾战国古墓群，就出土了茶壶、茶杯、茶灶等冥器。2003年抢救性发掘的古丈县燕子窝古墓群，2019年保靖县迁陵镇花井村汉墓群，均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水器、茶具，充分展示了茶饮文化在湘西的悠久历史。

公元939—940年，古丈县下溪州故城会溪坪发生了一场溪州之役。据考证，这便是五代时期，溪州刺史彭士愁不堪年贡茶之累、茶税之繁重，带领五溪之民“侵暴辰溪”，才有了后来溪州铜柱之立。

三国《广雅》记载荆巴制茶工艺：“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湘西的制茶工艺已传承千年，需经蒸煮、杀青、发酵、压饼、储存等工序。

湘西州茶叶协会会长潘春新介绍，湘西传统采茶极其讲究。时间讲究，一般在清明节前一周一开始，10—15天最佳；品质讲究，一芽一叶不带雨水、虫伤；细节讲究，采摘清晨为好，太阳直射到茶芽之前才能上贡；动作讲究，掰断扯断，指甲不能直接接触嫩芽，手指不挤压茶芽，以免破坏根部细胞影响茶香和口感。

在湘西还有一条黄金古茶古道，即沿着苗疆边墙可寻迹的凤凰、花垣、吉首等“南长城”侧1.5公里沿线。据《保靖县志》对保靖黄金茶集中原产地记载，黄金古茶古道沿经过的排吉、夯吉等苗寨，翻译过来即“有一排排茶树的地方”“有茶的山沟沟”之意。

步入保靖黄金茶古茶园，一棵棵古茶树就是湘西茶叶发展的见证与活档案。据



保靖县黄金村茶园。(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2020年统计，保靖县的古茶树有108个株系，5923棵，其中，明朝古茶树718株，清朝1339株。现存的“古茶树王——保靖黄金茶1号母茶树”已有414年树龄。

茶园 茶园林立，名茶辈出

高山出好水，好水出好茶。

湘西州地处北纬27至30度，冬无严寒，夏少酷暑，是著名的土壤富含硒、微生物发酵带和植物群落亚硫酸带交集区，是绿茶优势产业带和全国重要的绿茶产区，有“中国绿心”之美誉。

立足丰厚的资源禀赋，近年来，湘西以茶兴业、以茶富民，茶园茶山比比皆是，成为湘西人民的脱贫茶、振兴茶、幸福茶。

在古丈县高界镇岩岩村，平均海拔800米。湘西州春秋有机茶业有限公司打造的高山生态有机茶都郁郁葱葱，茶园主人向功平在此种茶已有12年，他介绍，这片茶山累计投资1.5亿元，建成有机茶加工生产线和2500多亩高山生态有机茶园。如今，妙古金牌系列茶已获得中国标准、欧盟标准认证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是湘西高端茶的代表之一，上品每500克售价逾万元。

在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木楼、石梯、柴垛点缀青翠茶山间，煞是好看。“我

们村山多地少，曾经三餐难饱。种植茶叶后全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3万元。”村支书向顺天望着茶园幸福满满。

2012年至今，吉首市茶园面积从1200亩扩大到15.5万亩，覆盖10个乡镇(街道)、101个村(社区)。2022年全市干茶产量1680吨，实现综合产值12亿元以上，惠及茶农6.5万人。

在湘西昭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加工车间，10多名制茶工人正在忙碌，炒出的莓茶洁白如雪，车间里茶香弥漫。永顺县共种植莓茶7.9万亩，干茶年产量达2000余吨，产值6.2亿元，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作为黄金茶的核心产区，保靖县被誉为“中国黄金茶之乡”。短短十余年发展，保靖黄金茶从不足1000亩发展到15.69万亩。2022年，保靖黄金茶实现年产量1358.5吨，带动全县约2.1万户8.5万人从事茶产业增收，以“一叶之轻”舞起21亿元产业，真正实现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永顺莓茶”“凤凰雪茶”“湘西黄金茶”“十八洞黄金茶”“泸溪白茶”……各有千秋的湘西茶，屡屡摘得国内国际各种大奖，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逐渐扩大；与此同时，承载湘西独特风情的茶歌、茶赋、茶舞、茶旅等茶文化载体也日渐丰富，得到了市场认可。

茶忧 从“小而散”到“大而强”

“峰岭是茶，山腰是茶，河谷是茶，狭坪是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远远望去，到处是茶从茶垛。”这是著名作家彭学明对湘西茶园的一段描述。

湘西茶不缺历史、不缺文化、更不缺优渥的自然生长环境。经过多年的发展，绿、红、黑、白等各种品类也实现颜值与产值齐升，在湖南茶叶产业的江湖地位举足轻重。但在高速的发展中，茶农、茶商、茶企和政府主管部门也生出不少茶思茶忧。

九到十月，正是秋茶的采摘季节。在古丈县红石林镇龙天坪村古丈县锦华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的厂房里，工作人员正忙着鲜叶过秤。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夏秋茶精深加工。

“收购的鲜叶加工成半成品后，销给其他企业制作黑茶。根据不同品相，每千克鲜叶收购价在3元到6元之间。”公司总经理张文从种茶、贩茶到茶叶深加工，与茶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捧起一堆鲜叶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吃不饱’，我们做大众茶的，以量取胜，人工采摘效率太低，应该机械化收割。”

在张文看来，靠人工采摘、靠天吃饭的茶产业发展模式，既不智能，也不现代，更难以形成规模化。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掌门人龙自刚也有自己的困扰。2010年他注册成立了茶叶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一条龙茶叶企业，旗下英妹子品牌的毛尖、黄金茶、红茯砖茶远销海内外。但他发现，湘西境内各自为政的茶作坊、小企业参差不齐，在种植、施肥、采摘、炒制等环节上，均没有统一标准，哪怕同一片茶山采下的茶叶，因人不同也能将茶叶分出不同等级。茶叶基地如何建设、茶园如何规范管理、茶厂如何优化改造、茶产业链如何抱团发展……要做的事还很多。

返乡创业退伍军人张爱军，经营着古丈县岩头寨山枣村1200亩生态茶园。作为县人大代表，他多次提出茶叶发展议案，主要包括：建立香龙山茶叶保护区；加大茶山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化、规模化帮茶农抱团发展、拓宽销路等。张爱军说：“我们多次到福建、浙江等地去学习，从流水线水平、管理模式、扶持力度都看到了较大差距。湘西这么好的小叶品种，仍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记者采访了18家茶叶企业(专业合作社)，年茶叶加工能力低于5吨的占12家，茶叶基地面积低于80亩的占8家，没有自己品牌的“散户”占了7家。

种植、采摘、加工小而散，品种、品质、品牌参差不齐。“茶叶品种单一、劳动效率低下、组织化程度不高、行业标准缺失、龙头企业少、品宣力度不够。”潘春新略带焦虑地分析了湘西茶产业六大现状：“好似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不进则退，这档口必须冲过比这更急的浪，翻过比这更陡的山。”

茶愿 从“茶叶大州”到“茶叶强州”

茶叶是绿水青山回馈给山民的“金山银山”，茶产业是我省十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2022年底，我省茶园面积达到354万亩，茶叶产量32万吨，综合产值达1051亿元。

这片从悠久历史中“长”出来的“绿叶”，在全国各产茶大省，正演绎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璀璨“金叶”。

福建是世界乌龙茶、红茶、白茶和花茶等茶类的始源地。该省茶叶单产、总产、茶树良种覆盖率、毛茶产值、全产业链产值、国家级龙头企业数量、中国驰名商标数量、出口金额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浙江为茶产业配备了云端“大脑”，从茶园到茶杯实现了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以安吉县境内20万亩茶园为例，1.7万名茶农全部确权上图，为日后流转、溯源打下坚实基础，真正实现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云南普洱市茶园种植面积达209万亩，综合产值392亿元。近年来，该市以

景迈山申遗为抓手，在茶源寻根、茶俗体验、茶园度假等领域探索创新，打造了一批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陕西省印发关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全力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我国茶园面积已超过5000万亩，出口茶叶37.5万吨，东方树叶远销海外。

站在茶产业提标提档、百舸争流的风口，湘西各界正携手实施茶产业“五品”“五强”战略。湘西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向邦伟介绍，“五品”即品种做优、品质做高、品相做美、品味做足、品牌做响；“五强”即科技支撑强、品牌保护强、营销推介强、业态融合强、经营主体强。

为了保证“双五”战略实施，湘西州即将出台“十项举措”，从领导专班、政策支持、标准建立、商标保护、平台打造、活动推介等方面，助力湘西州在“十四五”内实现“茶叶基地100万亩、茶叶产值100亿元”的目标。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何从“茶叶大州”发展成为“茶叶强州”？如何推动茶叶与文旅、工业、商贸、康养、物流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促进全“茶叶链”发展壮大？湘西州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短评

张永中

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茶是黄金叶，这是湘西茶农的共识。走在湘西的大山里，心里总萦绕着一个问题，山是绝版的好，水是透彻的清。这绿水青山，隔着金山银山，到底还有青山几许？

近年来，湘西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黄金茶品质优异，达到极品绿茶的真正“黄金配比”；古丈毛尖是中国历史名茶，口感鲜爽甘醇，香气馥郁，是“好喝又好看”的茶；永顺莓茶“天然、绿色、富硒、回甘”，被誉为黄圃之王……

观察一片茶叶从茶园到茶杯的经济学历程，以湘西山区茶历史、茶现状，做一个标本，以“从‘绿叶’到‘金叶’”为题，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茶产业的凝眸与思考，以冀引来更多专业的，尤其是经济学的观察与对策。

如何做好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如何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摆脱“小而散”，走向“大而强”，从基础性的地标保护、茶园种植、茶品制作、品牌运营等，进行全流程的标准化建设，真正让一片茶叶流动一条绿色朝阳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山民依托天赐资源禀赋，阔步乡村振兴大道上，任重且长。

走进大山，茶歌袅袅。我仿佛听到了，当勤劳的汗水浸润在绿水青山间，这茶区将变成景区、茶园会变成公园、茶山将成就一座座“金山”的心声。

让「茶山」变「金山」

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巡礼

从“信访大户”到“三无县(市)”“示范县(市)”

祁阳市信访工作蝶变秘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振亚 通讯员 蒋海云

日前，信访人唐先生来到祁阳市信访局连连道谢。原来，困扰他的失业保险问题在该局的积极协调下办好了，他如期领到了失业保险金。

唐先生在一家鞋厂辞工后打算领取失业保险金，因身份证号码与他人雷同被“卡”住了。祁阳市信访局接访后，协调公安、人社等部门积极处理，唐先生的“烦心事”变为“暖心事”。

这是祁阳市真抓实干做好信访工作的一个缩影。

深化“三访”为民解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就是“火车头”。在祁阳，每个工作日都有市级领导值班接访，每月10日为市级领导集中接访日。他们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在信访工作全过程，以开门接访、带案下访、重点约访，推动信访问题化解。

10月1日，祁阳市逢鱼塘村村级公路拓宽工程竣工1周年，返乡过节的村民开车行驶在宽阔的村道上无不欢喜。这条村道依山而建，原先只有3.5米宽，因弯道窄，经常发生刚蹭事故。去年6月，村民刘先生来到市信访局上访，要求对村道提质改造。当天，正在信访局接访的永州市政协副主席、祁阳市委书记蒋良铁受理了该信访事项。

之后，蒋良铁带案下访，对这些村道的提质改造事项现场调度。后来，经各级各部门全力支持，村民自筹筹资，道路拓宽工程顺利竣工。

据统计，去年以来祁阳市通过“三访”成功化解信访问题281件，一大批群众关心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得到解决。

化解房地产领域“办证难”

不动产登记证到手了，小孩凭借此证顺利入了学，在祁阳市承接装修业务的杨先生终于安心了。

杨先生居住的小区因没有进行房屋规划验收，存在超占土地面积和超出规划建筑面积等历史遗留问题，有16户业主一直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因开发商早已不知去向，他们不断上访维权。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市里介入后不到半年

时间，这个棘手问题就解决了。

和其他地方一样，房地产领域“办证难”曾是祁阳市的突出信访问题。瞄准这一难题，祁阳市专门成立由市长陈小平任组长的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出台《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信访、自然资源、住建、公安、税务、财政等部门职责，定下化解“倒计时”。

工作组专门建立房地产遗留问题项目责任清单，逐一分析症结，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办证难”问题得到成批化解。据了解，截至目前，祁阳市已化解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项目58个，为2662户群众办理了不动产权证，有效织牢不动产登记领域民生保障“安全网”，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下好源头治理“先手棋”

针对信访问题大多发生在基层，重点、难点也在基层的实际情况，祁阳市注重夯实基层信访工作基础，下好源头治理“先手棋”。

祁阳市首推首创了村(社区)“1+4+2+X”基层治理信访工作模式，即修订一份村规民约，健全乡贤参事议事会、邻里纠纷调解协会、道德评议会、乡风文明理事会四个村民议事机构，建立辅警工作站、退役军人服务站两个平台，用好“两代表一委员”、政法“五老”人员和法律工作者等社会力量，通过群众熟悉的身边人、讲本地的乡间话、用朴实的土办法，及时就地调处化解矛盾纠纷，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

自采用该模式以来，祁阳市在基层一线就地调处化解矛盾纠纷3467件，调解成功率94.28%，成功化解疑难信访积案188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47个，有效避免了矛盾上交、信访上行。

祁阳市总人口超过100万，曾是全省的“信访大户”。2020年以来，该市先后获评全国信访工作“三无”(无进京越级上访、无大规模集体上访、无因信访问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县(市)、全省信访工作“三无”县(市)、全省信访工作示范县(市)等称号，可谓打下漂亮“翻身仗”，实现美丽蝶变。

秘诀在哪里？祁阳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一位召集人的一席话给出了答案：“一切源于我市各级各部门真抓实干，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湖南师大附中教师刘国彬鼓励学生向教科书“叫板”，带孩子们走进博物馆——

徜徉历史课堂，感悟教育真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曼斯

10月12日，初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国彬，他正在办公桌前翻阅一本贴满便条的册子。见记者到来，简单寒暄后，刘国彬介绍起这“师生交流本”。

从难题解惑、试卷分析，到预约面批、解开心结，再到谈天说地、分享喜悦……一方执黑笔，一方执红笔，一次次的沟通交流，化解学生的疑难，搭起了师生“心桥”。

他翻到其中一页，不无骄傲地说：“您看，我们2123班的学生欧一江敢向教材‘叫板’！”

只见留言本上，黑笔写了数段长文，红笔偶有答复，一来一回，洋洋洒洒有近十页内容。

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国彬向记者讲起了事情的起源。

学生“叫板”历史教科书

今年6月底，高三年级历史课复习“隋炀帝三次大举征伐高丽”内容。下课后，欧一江向刘国彬提问：“老师，课本明确提到高丽王朝在10世纪初由王建建立，而隋炀帝早在618年就被部将杀死，两者相隔了几百年，是不是课本搞错了？”

刘国彬稍作思考，回答他：“这两个‘高丽’不是同一个政权。”

“那为什么教科书上不作标注？”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刘国彬，如果简单归结为史学界约定俗成，难以说服求知欲旺盛的学生。他鼓励欧一江：“我一时无法给出结论，我们利用课后时间一起找找答案吧。”

暑假到来，欧一江查阅《汉书·地理

志》《中国古代史》《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等10余本史书。在刘国彬指导下，他以《谈谈三征“高丽”》为题，写下1.5万余字论文，引经据典向历史教科书“叫板”。

论文中，欧一江详细阐明自己的观点：隋炀帝征伐的是高句丽，而非王建所建的高丽；5世纪之后，高句丽开始在我国史书中简称为高丽，教科书编写沿用了我国古代史书中流行的高丽称呼，并非不符史实。论文结尾处，他建议编者在教科书上作好注释，以免歧义。

“教学相长，是教育的真谛。欧一江提出并解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也有收获。”刘国彬说，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打断老师讲课，提出质疑。刘国彬也从不难掩自己的知识短板，欣然与学生面对面探讨，“我将找机会请欧一江走上历史讲台，与同学们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历史课堂走进博物馆

今年6月，2023年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展演大赛，湖南师大附中5名七年级学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学生对决。这5名学生通过博物馆研学、文物知识抢答、情景剧展演等环节，“过关斩将”荣获二等奖。他们的展演作品《佩兰桂皮，泽被后世》取材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演绎了博大精深的湖湘中医文化。

为了赢得此次比赛，参赛学生走进博物馆，翻开专业论文，了解文化遗产知识。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指导老师刘国彬、陈丹敏等与湖南博物院专家一同钻研，指导学生消除知识盲区。

“让学生走出教室，开展历史研学习

动，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刘国彬的这一认识，来源于多年来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陈列的活动实践，也来源于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2017年12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刘国彬提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仅重49克，汉代人描述其“薄如蝉翼”“轻若云雾”。

一位来自外地的学生有些不可置置地提问：“一件衣服怎么会不到一两呢？这是怎么织出来的？”

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共鸣。刘国彬趁势引导：“百闻不如一见，愿意去亲眼看看的同学可以报名。”

当时，湖南博物院新馆启用不到半月，刘国彬联系到相关专家讲解，利用周六的时间带学生们现场观摩了素纱单衣，并详细了解其制作工艺，解答了他们的困惑。

经刘国彬提议，2022年，湖南师大附中与湖南博物院开辟“院校合作”新模式，学生通过文化讲座课程培训、课题研究、博物馆研学等方式，了解更鲜活的历史。目前，由国家文物局支持、湖南博物院实施的“汉风文化进校园”活动课程，进入了该校课程体系，受到学生欢迎。

作为历史教研组组长，刘国彬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开设《湖湘访古》《近代史上的湖南人物》《岳麓山寻古探微》等兴趣提高课程。该校学生社团“明笃国学社”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参加“汉服表演”“成人礼仪式”“中华传统文化讲座”“国学夏令营”等活动，被评为“全国百佳学生社团”。

“作为文化的载体，历史本就有血有肉、生动鲜活。”刘国彬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徜徉“流淌”的历史课堂，感受悠长壮美的中华文明。